

在死神招手的时刻

责任编辑：施浩祥

封面设计：邱建军

在死神招手的时刻

丘峰 刘云耕等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83,000

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000册

ISBN 7-5321-0769-8/I·613 定价：2.85元

登记证号：(沪)103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集中反映劳改、劳教战线生活的中短篇小说集。

高墙电网的监狱和劳改场所，是矫治邪恶的特殊所在，具有颇大的神秘色彩！其实，它和社会紧紧相连，那里的生活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枯燥乏味。

本书所选收的10篇作品，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这社会生活一角鲜为人知的内幕。干警们为诊治一些人的被扭曲了的灵魂，废寝忘食，万里奔波，多方撷取“灵丹妙药”，让浪子回头、冤案平反，把死囚从地狱门内拉回到人间。其坦荡胸怀，感人肺腑；多情女和一般校友，为挽救偶然失足的男友和同学，不顾世俗偏见，如泣如诉爱与恨的表露，催人泪下，即便铁石心肠也会软化；但这里也有不思改造、继续为非作恶的顽抗者，其下场当然是自食其果……本书作者都来自“两劳”战线的不同岗位，他们所写的这些作品，不仅涉及面广，且内容真切动人，颇具可读性。

序

王 飞

劳改、劳教工作是重新塑造人的灵魂的工作。劳改、劳教干部为了维护治安、稳定社会、保障人民安居乐业，劳改、劳教干部在惩罚、改造罪犯和教养劳教人员、造就新人的战线上艰苦创业，默默地奉献了青春年华和智慧才干，他们“献出青春献终生，献出终生献子孙”，他们是特殊园丁，像红烛一样有一分热发一分光，为社会的安宁、稳定，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改、劳教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

本集子的作者都是劳改、劳教干部，由他们写自己的生活，写改造罪犯、教养劳教人员中的付出和艰辛，这是值得提倡的。在本书所收的10篇作品中，有的反映了大墙内罪犯的改造与新生；有的反映了广大干部在极其艰苦条件下，为使那些冥顽不化者荡涤肮脏的灵魂，矫治各种恶习，变成自食其力的公民而付出的辛勤劳动；有的描写干部为了维护犯人、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而奔波操劳，这些都是值得赞扬的。我希望更多的劳改、劳教干部自己动笔，写自己的生

活，成为宣传、歌颂劳改、劳教工作的出色的业余作者。

在劳改、劳教这条特殊战线上，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，有大量惊险而真实的生活情节；有罪犯炼魂痛苦的泪水，有脱胎换骨走向新岸的喜悦；有罪犯亲人的呼唤和期待，有社会给予的温情与要求……这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，这些特殊领域的特殊生活，是文艺创作的丰富的源泉之一，就像未被开垦的处女地，欢迎社会上的作家、记者等广大文艺工作者，深入到这种神秘而又广阔的劳改、劳教战线上来，同我们的业余作者携起手来，尽情地创作，走出一条创建发展繁荣“大墙文学”新路子。

目 录

(1)序	王 飞
(1)在死神招手的时刻	丘 峰
(28)走过失落的冬天	冯从岳
(47)哭泣的红杜鹃	史益华
(73)怨书·情书·恨书——一个少女的心迹	刘云耕
(91)十五的月儿十六圆	骆家康
(100)铁窗下的沉浮	林牧夫
(148)梦断悬崖	丘 峰
(198)如梦的回旋	史益华
(213)临刑女犯的遗言	王耕才
(235)灰色王国里的女人	姚晓华

在死神招手的时刻

丘 峰

东方微熹。大都市刚从酣睡中苏醒，街市的各种车辆开始行驶，轰轰隆隆。不久，各种噪音渐渐加入进来，合成了晨之奏鸣曲。离街不算远的女监的刷马桶声也加入了大合奏。

女囚们正在一间一间小牢房里起床。这是当年大英帝国主义造的铁牢，但如今仍在使用着。

女囚们的生活节奏是极为紧张的，要在短短的一刻钟内起床，叠被——被子必须按部队的规格，叠得整齐、方正，有棱有角，还要洗面刷牙，处理好个人的其他事务。然后是吃早饭，早饭有粥、酱菜，两个馒头，有时还是肉馒头。这早餐并不比上海滩上的一般居民常吃的泡饭加酱菜的水平差。

早饭后稍事休息，6时正式开始上班了。

我所辖的中队的犯人是做服装加工，这些衣裙是出口的，工艺要求极严格，因此，在犯人上班前我必须与犯人技术人员再检查一下缝纫机、用料和今天的加工项目指标等

等。

我在车间里巡察，待准备就绪后，就打开车间里的大铁门，女囚们按次序进入车间，很快进入岗位。

旋即，车间里响起一片缝纫机声和剪裁声，各种声响同时灌进我的耳膜。

一天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。

车间里的电喇叭传来叫人的声响，车间里声浪很响，好不容易我才听清是叫我回大队部。

广播里的声音很急促，听得出是有急事，我匆忙走出车间往大队部走去。

穿着制服，戴着大盖帽的范大队长端坐在办公桌前，她神情严肃，见我进来，微微点头，接着她那大眼睛定定地看着我，那神态仿佛在观察我能不能承担一项艰巨的任务。

范大队长站起身，右手正正大盖帽，这是她有重大决策时的习惯动作。她朝我走过来，用力捏捏我的手——我的手感到了一种份量，然后她说：“今天要由你接收一名死刑待决犯，你准备一下吧，08号监。”

范大队长没有告诉我这位死囚的姓名，我也不便多问，这是规矩。在监狱当干警，有些事情不该知道的就不应知道，等级森严甚于高墙壁垒。

不过，对于今天要接收的死囚，我还是有点好奇心。范大（监狱干警对大队长的称呼）把我从生产第一线抽调出来管死刑犯，肯定这事儿比较棘手。

说实在的，从我监管的监舍里拉出去处决的女囚也不是一个两个了，见多了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只是最近社会上

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案子：有与情夫合谋杀死丈夫的，有为了争财产而毒死婆婆的，有与男人合伙用麻醉品麻醉对方而抢劫杀人的，有为了争夺一个男朋友而不惜置对手于死地的，甚至还出现古今奇闻——把男人宰杀后切成块放在锅里烹煮的。真是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我心里暗暗猜测，这位死囚究竟属何等人物？

范大的命令是必须坚决执行的。别看她年纪很轻，不过30岁出头，在监狱里对干警总是笑眯眯的，对犯人也并不凶狠，有时甚至对这些囚徒说说笑笑，但她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威慑力量，她的清秀的脸容上也常常使人看到一种女性少有的刚毅。我对范大的命令是从不打折扣的，何况今天范大交待的任务似乎有点特殊。

我忙着整理监舍，尽管这里是关死囚的，但即便对死囚也要实施人道主义，监舍要干净，卧具要整洁，还有要检查一下铁窗、铁门是否安全，监舍内是否存在不安全因素。

当然，监舍里还必须再消毒一番。

监护好死囚，再送她上警车，押送法场，送她走上黄泉之路，替她在人生行程中写上休止符号。这是我的职责——一位女干警的有时不得不执行的职责。

我手脚利索地收拾监舍，这些工作本来可以叫女犯来干，我只要检查一下是否安全就行了，但我不放心让女囚干这些活，对这类至关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动手——范大也有这脾性，这一点我们是对上号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范大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。她认真察看囚室，从天窗到铁门窗，从地板到地铺，她都仔细扫视着，

还低下头用纤细的手指抹抹地板，再用力踏一下地铺，看有无松动的木板，见一切正常，才满意地笑笑。

范大低低说：“现在，走吧。”

我们出了囚室，我小心翼翼地锁上铁门，范大顺手抓过我手中硕大的钥匙，揣在呢制服的口袋里，跟我走出女监的铁门。

犯人进监时，由警车押送来，然后在新监办公室移交，由监狱管教科长办理接收手续，公安人员移交好材料，如法院判决书、犯人填写的履历表等等，然后监狱管教科长和有关人员再验人，对照片，看身材、体形，听口音等等，待验明公安人员押送来的犯人，确实与判决书上的犯人完全吻合时，然后才签收监押。

我们带了两个女干警，走到新监办公室时，一眼瞥见反铐着双手的女囚，她低着头，头发散乱地披在前额，看不清她的脸，那身形有点像弓着的虾。

在她的旁边站着两名女公安干警，胸前别着号码，左臂别着“公安”二字的臂章，这是公安人员与劳改干警的区别标识——据说有关方面颁发这两个标志是为了把公安人员与“狱警”区别开来，如今“狱警”不属于公安部而隶属于司法部了。

门口站立着腰间插有手枪的公安人员，气氛肃杀。

监狱长王监（监狱长简称为“监”）也在场，可见此犯案情之重大了。

管教科长见我们进来，站起身，脸上毫无表情地说：“范大队长，张队长，把女犯文蕙蕙收监！”口气是指令性的。

女犯文蕙蕙像个机器人，没有任何表情，听到管教科长

的话后连动都没有动一下。

范大把“劳改犯”的胸标别在文惠惠胸前，喝道：“文惠惠，走！”

文惠惠这才低下头，慢吞吞地迈步出门。

这时我才看到文惠惠还戴着脚镣，走起路来有点跌跌撞撞，但她没有像其他死囚一进监就像死猪似的软瘫下来，她自己走路，不要干警搀扶。

我们押送文惠惠进女监，在铁门旁边的大队办公室里办了登记手续，然后押上二楼死囚监舍。

文惠惠走到二楼走廊，见一排排铁门，一排排监舍，似乎有点惊异，这时候我才看到她的脸上呈现出作为人的一丝表情。

范大抢先走到 08 号监舍，纤巧的手指熟练地打开比她的巴掌还大的铁门巨锁，“咣郎”一声，黑漆的大铁门被打开了，文惠惠毫不迟疑地踏进去，神色自然，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恐惧感。

她拣靠窗口的墙根蹲下去，脚镣手铐发出很响的撞击声，很有点令人心颤。

我从范大手中接过犯人登记卡。

我感觉到女囚正从暗暗的墙角里射过来一道刺人的目光，但当我抬眼看她时，见她又神态自若了。

她是某卫生学校护士班毕业生，某医院护士，现年 27 岁。

××省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

本庭确认：被告人文惠惠因与其夫章兴关系不好，

遂起杀人之念，趁其夫不注意，用氰化物置放于牛奶瓶中将其毒死。情节极端恶劣，罪行极为严重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132条和第43条第一款第60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被告人文蕙蕙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文蕙蕙，她就是几乎家喻户晓的毒死亲夫的女人！

这就是被男人骂为祸水，被女人斥为毒蛇的文蕙蕙！

我心头为之一震，不由惊奇地注视着眼前这位杀人犯、毒女人，女人中的败类。

她公婆早逝，丈夫是独苗，如今，丈夫被她毒死，她也将被处死，留下一个年仅7岁的女儿。这可怜人无父无母的孩子将怎样生存下去啊？

使我惊讶的是，文蕙蕙本人与她的名字一样文雅。我用眼睛扫遍她的脸容、神态和全身，发现她是那样纤弱，那样文静，甚至还有一种端庄感，实在找不出她杀人时的凶残狠毒的影子。

我不由怀疑起自己来。我不知道今天自己究竟怎么了，怎么想从一个杀人犯身上去发现她没有杀人的因子。法院的判决书上明明白白写上文蕙蕙毒死亲夫，她自己供认不讳，还签字画押，我还想从她身上寻找什么呢？我自己也觉得有些惘然了。

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又一次打量起眼前这位囚徒：瓜子脸，白皙的皮肤，眉目清秀，眼睛大而失神（可以想象，如果她不是囚徒，如果她不是行将终结生命的人，如果她沐浴在

爱河之中，她的大眼睛会是何等晶亮和迷人）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她的身材，修长的身体，上身和臀部勾画出的曲线是何等柔和美妙……

我真有点怀疑这么一个和善的弱女子，究竟是否是个杀人犯？

我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：或许法院判错了，也许她丈夫不是她杀的，有可能是她的情人杀的，而由她承担了一切罪责。世间就有这样的纯情和殉情的女人！美国著名作家霍桑的《红字》的女主人公，不是宁愿忍受众人的辱骂而不愿供出私生子的父亲——神父吗？还有……

唉，我太富于想象了！这种想象力对于艺术家来说，会激发他的创作力，而对于女管教来说，这意味着温情，意味着软弱，有时会导致丧失立场而铸成错误！我不由对自己敲起警钟。

“管教干部要有铁石心肠，对犯罪行为决不宽容。”大队长的声音又在我脑海里萦回。

我的任务是看管好死囚，确保她的安全，不要在行刑前出意外事故——例如，犯人自伤自残，或者自杀，我的职责是“完璧归警”——由法警驱车送她到她应该去的地方。

当然，只要犯人一天没执行死刑，我们就得对她实行一天的人道主义。管她吃好、睡好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维护死囚的合法权益，例如她家里有什么财产纠纷，子女的教养等等，凡她的合法要求均予维护，即便她死后也要给予维护。

我还得开导她，让她知道自身的合法权益，让她多一点

法制观念——此刻谈及这些似乎有点可笑，但这确实是我们应尽的义务。

然而，文蕙蕙似乎不需要这一切。

我们找她谈话，她毫无反应，不是淡漠地眼看着窗外，就是像和尚入定，紧闭双目。她拒绝谈话。

人之将死，何必强求，她不愿谈话就算了。我想。

她一天天瘦下去，清秀的面容一下子变得瘦削起来，丰满的曲线也开始变得平直，原来嫩白的手指变得像竹子一样枯硬。她一夜一个样，几天工夫几乎变成成人干儿了。

开初，她还吃一点东西，有时送肉馒头给她还能吃上一两个，过了两天，她就不怎么吃了。

她总是怔怔地蹲在墙边，实在蹲累了她才站起来，有时站在窗口铁栏下向天空凝望，有时则站在门边，从铁门的小洞口呆呆地看狭窄阴暗的走道。她常常可以这样呆上半一个时辰。

有一次干警来押送住在她隔壁 09 号监舍的死囚上刑场，我想到这会给她太大的刺激，连忙往她的监舍里走去，想关掉铁门的通气窗，不让她瞅见这惊心动魄的场景。

遗憾的是我来迟了。当我走到 08 号监舍时，干警正押着死刑犯经过 08 号铁门，而且更糟糕的是，我发现文蕙蕙正站立在门内的窗口向窗外呆望。

我的心都提到喉咙口了，我不知道文蕙蕙见此情景会作出什么反应。用手铐砸自己的头？或者以头奋力撞墙以求解脱？是的，有些死囚犯为了避免听到去刑场的尖厉恐怖警车的声，为了免除行刑时刻的挨枪弹的痛苦，他们会采用各种手段以图解脱自己的。

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，打开沉重铁门的锁，文蕙蕙有趣地远离铁门，站到对面墙脚的窗口边。

“糟了！”我心里又是一阵紧张，窗下的空旷的水泥场地正停着警车，那位死囚正是由干警移交法警，验明正身后，上这辆警车走向黄泉之路的！

当我关好铁门，快步走到窗前想把文蕙蕙拉回，以便不让她看到这可怕的一幕时，我看到几名法警正恶狠狠地把死囚塞进囚车！

这铁门外木百页窗的下端有两个叶片脱落了，在我早上检查窗子时就注意到了，但没来得及叫木工修理，想不到此刻又由此“小事一桩”变成严重的问题！这惊人心魄的一幕又被文蕙蕙看见了！

我注视文蕙蕙的神态，只见她神情冷漠，完全没有紧张之感，更没有被死神之手紧紧拉住时的恐惧感。

女人的天性是懦怯的。我见过许多死囚，在法庭上她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，甚至慷慨陈词，但当一关进死牢，她就瘫软在地，神智不清，小便失禁，不能自己。而眼前这位女囚却令人百思不解，她似乎早就作了充分的准备，没有恐惧，也没有临死前的思恋，仿佛人世间的一切均与她无关，真个如男子汉说的“赤条条来，赤条条去”，无牵无挂！

不过，此刻为了稳定她的情绪（我知道，只要是人都会有感情的波涛，内心“平静”只是相对而言的），我还是掩饰地说：“这位犯人是解押出去复审的。”

“复审？”她冷冷地自语。

她终于开口了。待我再与她说话时，她又缄口不言了。我知道我笨拙的谎言并没有稳住她的情绪。而在她的

“平静”的外表下，她的内心是不会没有反响的。稳定她的情绪是必要的，至少当法警在接收她时她该仍是个活人，才不致于使刑警对死人行刑！

中午，我特意叫厨房的劳役犯煮了碗鸡汤面，外加两只煎得香喷喷的鸡蛋，洒上香油和香葱，端到文蕙蕙的面前。我打开她的手铐，让她活动一下手腕，然后好端碗吃面。

当她接过面碗时，一股香味扑来，她眼神亮了一下，似乎想吃，但随后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又放下面碗……

“你搞绝食？！”我有点恼怒。

她慢慢地抬起眼皮，慢慢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轻声地说：“人之将死，吃又何用？”她又扫了我一眼，“你们管教干部对我好，这我知道，但我吃不下。”

待我再劝说她时，她垂下眼睑，又像个坐化了的佛门弟子了。

我觉得对文蕙蕙需要进行心理治疗。尽管她是待决死刑犯，但只要她有病，还是要给予治疗。我不相信一个 27 岁的女人会无牵无挂地走完她的人生历程，何况这个女人有父母在上，有娇女在家，她能不思恋么？

她或者有难言的苦衷，一段只能埋在记忆坟墓中的感情历程？她是为情人（假如她有情人的话），抑或为女儿、为父母？

我总是默默地揣想，默默地想解开这结子。

我常常悄悄靠临窗口，侧过脸对她静观默察。但映入我眼帘的只是一尊石雕或一座木偶。她总是情态木然地呆坐着。

皇天不负有心人。终于我有了一个新发现，这发现使我浑身细胞为之活跃起来，也可以说是我与犯人之间关系的新转机。

这件事发生在监狱的“午间新闻”播送之后。

“午间新闻”结束后，照例要播送一段音乐，让犯人的思想轻松一下。这天广播室的女干警选放了一段少儿音乐。在阴晦的空间，突然传来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的深情的歌声：

小时候妈妈对我讲，
大海就是我故乡，
海边出身，海里成长。
大海呀大海，
就像妈妈一样，
海风吹，海浪涌，
随我漂流四方。

这时正在发愣的文蕙蕙蓦然抬头，眼神亮了一下，但倏忽又消逝了，随即在她的脸上显现出一阵痛苦的神色。

我在铁门窗口上瞥见她神态遽变，我知道这是她感情上掀起了波涛，我从中窥见她的内心世界的一角。

这是她进监后从未有过的情态，从中可以捕捉住她的思想火花。

她毕竟是有感情的女人！

或许她发现了我站在窗口观察她，或许她忽然意识到自己身陷囹圄的处境又顿觉万念俱灭，她又恢复了木然的